

三月三，茅针尖

◇ 余晓阳

妞她爸半夜回家，神秘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形似竹笋又比竹笋细得多的东西放在我眼前。“这是什么？”我抬头问。“你把它剥开，里边的可以吃。”“是茅茅针得！对不对？”轻轻地剥开茅针的外皮，里边白色絮状的东西立刻显露出来，摸起一大团放入口中，甘甘甜甜的清香盈满口，记忆也随之弥漫开来……

小的时候在乡下住过一段不短的时间，从村里到学校大约有五六里地，时常和一大群小伙伴们约好一起去上学。上学路上要经过一大片石头地，高高矮矮的黑色石头奇形怪状的，有一人多高，上边有很多天然形成的小坑，每个小坑都有自己的主人，我们会把一些不想带到学校或者不想带回家的东西放在小坑里，随手抓起路边的茅草盖上去“伪装”一下，待过几天想起里边的东西来，掀开茅草“大门”，里边的东西早已不见踪迹，于是便你追我赶地互相指责，其实谁也没有当回事。夏秋季节雨水多，小坑里总是存满了水，有同学会跑到路边的柿子林里摘几颗柿子放在小坑里，再揪几把茅草把坑口掩盖起来，据说放在水里几天后柿子变得脆甜，没有涩味。我只记得她们放柿子，至于什么时候取，泡过雨水后柿子是什么味道则完全不记得了。

茅草是乡间很常见的野草，茅针应该是茅草还没成熟的花苞，在乡下没什么好吃的，抽茅针吃茅针是小孩家的一大乐趣。今天晚上妞爸带回来的茅针白白嫩嫩的，我咋记得小的时候总是把嘴吃得黑黑的？或许是我记错了吧，或者把嘴巴吃得黑黑的是另一种什么植物吧。茅草的根也是白白嫩嫩的，春天的时候妈妈会去地里挖好多的茅草根，洗得干干净净的，捆成一大把放在水缸里，一瓢井拔凉水脏，顿觉甘甘爽口，到现在几十年了，我都觉得再也没有喝过那么好喝的水了。

人总说春天到了，万物复苏，是个给人带来希望的季节。乡间的小孩子也特别喜欢春天，不要提后院李家那棵高大的桑树上结的甜甜的桑葚，也不要提隔壁那家榆树上满满的榆钱，只是门前桐树上的桐花，就够让我们高兴的了。在树下捡了满满一兜兜桐花，轻轻地揪掉花冠，舔舔桐花蜜，那绝对是春天最美的味道。小巧的小伙伴把桐花下边的花托用线穿起来做成项链挂在脖子上，做成耳坠挂在耳边，村里街上一走，引起惊羡一片。

小孩子总是“残忍”，田地边树荫下有那种很大的黑蚂蚁，捉一只来，两根手指捏住把它的大肚子揪下来，往嘴里挤一滴酸酸“蚂蚁酒”吧唧吧唧嘴，别有一番风味。或者捉了大点的蚂蚱直接就在田地里烧了吃……春耕的时候，赖在地头不走，运气好的话能捡到从地里犁出来的不知道是什么昆虫的幼虫，身体是圆柱形的，黑黑的很光滑，头是尖尖的，会一扭一扭地动，我叫它“扭扭虫”，这种虫很难得，不管是烧烧吃或炸炸煮煮都很好吃。

夏天的午后总会有一场雨。待雨停了，小伙伴们纷纷挎着小竹篮到坡上去捉“老水牛”。那是一种黑黑的有两根长长触须的甲壳虫，学名叫什么，我至今也不知道。坡上草从里有很多，随便一提就能捉好多，带回家后去了头和翅膀，用铜勺放火上炸炸吃。

说起吃虫子，我又想起大概五六岁的时候住外婆家，外婆在当院铺了席子晒新摘的棉花，嘱托我看着棉花。我也不知道在自家院里晒棉花有什么好看的，大概是给我吩咐一点活让我不要乱跑的意思。我盯着棉花看得无聊，看到棉花堆里跑出一条胖胖的小虫子，赶紧抓住放手心，放手心里又给我爬得手心痒痒，就捏起来放嘴里吃了……于是，我看棉花看得可“好”了，从棉花堆里跑出一条我吃一条……

想想现在饭店里做好的蚕蛹，爬又啥的，我连看也不敢看，更不要提吃，真的是没有小时候“勇”了。

岁月不居 我们不惧

◇ 李晓伟

该干的事情无法干，想去的地方不能去，就连想吃的东西，也思量再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疫情就这么拖拖拉拉几年了，不仅严重影响着我们忍受的底线，也严峻影响着所有人的个人生活。

但是，时光就是一支永恒向前飞的箭，从不停歇，从来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在忙碌时，时间之箭往前飞；我们在迷茫中，时间之箭仍往前飞。

然而，此刻的我们，正在身体力行地救赎着苦楚的日子，用温暖温柔着我们的美好时光。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自己就是自己，把自己整明白了，一切的磨难也都明白了。

春天的花草树木一天一个新模样，春天的阳光一照，大地的心就热了，它把和煦传递给我们，于是就春风化雨，豁然开朗。况且，春日的时光这么好，温度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温暖到恰到好处，这样的时光，干什么都是好的。

我们需要光明，同时也无法摒弃黑暗。这样的岁月静好，是对苦难的过滤，也是对一地鸡毛的体谅与包容。

所以木心先生说，人生的最好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

我们每个人、每一天要走的路都是不同的。在磨难中行走，就如摸着石头过河，没有范例可以借鉴。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我们自己去积极应对、尝试摸索。我们就这样在岁月中迁徙，相互离得很近，却又很远。

就像那些五彩缤纷、姹紫嫣红的各色花儿有了败象，但那些浅绿、淡绿、清绿、鲜绿的叶片正在日渐茂密，翠华葳蕤，清爽而清新。

我们的微笑，让阳光消融了冰雪，让笑意盈盈的瞳仁流淌出明媚的春光。

我们经过的每一个日子，都反反复复地在眼眸中交替而过。也许我们可以数得清日月，可是，我们却数不清那些罗列在眼角的烟尘与沧桑。就像疫情常态化中的我们，常常在那些风霜之上看到一种表象，就像流年漠视的时光，时刻在验证着我们无法褪去、无法逃避的伶仃。

在饱经磨难的日子里，我们不希望把日子过成慢下来的时光，哪怕风景需要慢慢地看，情愫需要慢慢地生长。但在慢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却慢慢地发现，曾经在我们心中无法接受的严酷，最终也将成为时光中花开花谢的小插曲，即便有过片刻的高光，只是一转眼，就已去向无踪。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对岁月感怀，又在感怀之后将所有的烦躁删减，然后悄悄退避至疲惫的彼岸。回望一路走来的时光，我们奋力追梦的身影，我们砥砺前行脚步，那么多的美好与苦难都如影追随在我们逝去的记忆里，甘苦与共的点点滴滴，哪一个不掷地有声？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只要心中有梦，哪怕历经沧桑，归来仍是少年。我们经历了时光的沉淀和岁月的侵蚀，仍能鲜艳如初，这不是幻想，而是散发着光芒。

一段路，走得太久，心会无端地疲倦。但生活就是这样啊，一回头，岁月深深。

晨曦中的阳光晴好，暖暖地铺开，又暖暖地折起，于是，这一程光阴很快就可静默中安然度过。而这种温暖，即是光阴的慈悲之念，怜悯情怀。

拳拳之心，既然装得下清风，装得下明月，装得下大地，也可以装下的一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恰如岁月拂过，我们还在。任红尘滚滚，浊世浮沉，流水已逝，我们仍在。流年的承诺在心里，一直都不会忘记。我们，永远都有那颗热血沸腾的赤子之心。

岁月不居，我们亦不惧。

春分，不期而遇的最美“警”色

◇ 薛德恩

少了闹钟的呼叫，多了生物钟的表白，准时醒来，正是早晨六点整，天色蒙蒙欲亮。“咋不多睡一会儿？”一声担忧，原来母亲起得更早，春天来了，觉也浅了。

提前来到单位，被所长的一句“没有火车的鸣笛声相伴，你是睡不着吧！”的笑声所“嘲笑”，“习惯了，习惯了。”我哈哈一笑，转身换上警服，开启了一天的线路治安工作……

来到铁路沿线开展治安巡查，遍地的油菜花相伴，空气清新，仿佛置身于花海里。正在陶醉间，“快看，有人！”同事突然打断了我，原来是一个老人抱着一大约三四岁的小孩爬上了护坡，正用手抠着护网缝隙左右乱看呢。

面对民警的呼喊，“看一眼火车，就一眼。”老人傻笑道，“来，让姨姨抱抱，不去铁路上玩，姨姨给你讲警察抓小偷的故事。”同事小赵和小孩耐心沟通着。可爱的小孩一边痴痴地看着，一边胆怯地试探性地用小手指碰了碰小赵的警帽。不大一会儿，两人就熟悉了，“姨姨、姨姨”地喊着……

临近中午，阳光更暖了，线路旁的滨河公园景色如画。成片的薰衣草、樱花、桃花微微摇晃，仿佛相互间开着玩笑。

“警察叔叔好，警察阿姨好！”孩子们在爷爷奶奶的带领下，开心地和我们打起了招呼。我们也赶紧加入了带娃的队伍，防疫知识、反诈故事，大家聊得不亦乐乎……

三月来了，不负春光，不期而遇。有鸟叫，有暖阳，有“警”色，孩子们愉快地在公园里奔跑着，一声“警察叔叔好”，暖在心间，回荡在春日的暖阳里……



七律

◇ 他山石

二月乡村酒舍中，应邀聚首杖藜翁。
寒窗数载学涯苦，几度春秋肯用功。
谈笑昔时言未尽，老夫醉态似顽童。
历经世上诸多事，过眼云烟一缕风。

种下一棵树

◇ 王永宾

在老家的小院种下一棵树
播种春天的希望
许下人生的心愿
虽然它枝桠光秃，没有如盖的绿荫
但却蕴含着对故土的无限眷恋
虽然它身材依然矮小
但却渴望茁壮成长、叶茂枝繁

一棵树的成长就是一个生命的延续
虽然它无声无息
但却折射出许多生活的真谛
深深地扎下根去
终有一天会顶天立地
不断地汲取营养
终有一天能遮风挡雨